

袁州府志卷之十三

藝文四記

宋

重修先聖廟并建講堂記

楊侃見名

今皇帝嗣位之初嘗幸大學召博士諸儒設講榻當御座之前執經釋義賜帛有差自是大學之制一變復古籩豆干戚之容粲然大備大學士王公欽若上言王者化民由中及外古之立學自國而達鄉今釋菜之禮獨盛於上庠函丈之教未洽於四海興文之代而闕禮若

袁州府志卷之十三

一

斯上以其言下之有司去年詔天下諸郡咸脩先聖之廟又詔廟中起講堂聚學徒擇儒雅可為人師者以教焉侃叨蒞方州親承詔命出公錢市良材計日程工庀徒興事巋然廟堂增舊基也燦然聖像加繪飭也築室於東祀官致齋者居焉立學於西生徒受業者集焉抑師道久廢方倚席而不講儒風一勸盡橫經而請益絳紗前垂束脩次列方領矩步之容春誦夏絃之聲濟濟焉洋洋焉與古同風矣昔文翁守蜀始立學宮而教其民於是巴蜀大化有齊魯之風今江表素重文宜春古

多奇士矧天子為之勸學長吏為之擇師豈風俗難教
不若文翁以一郡守自化其民哉諸生其勉之時景德
四年協洽歲林鍾月吉日記

新建郡小廳記

楊侃

郡之有小廳所以便於臨事也長吏大其廳峻其階深
居以自重使下民之堂上千里雖訴寃而來必抱恨而
出矣其或公門大開民見無阻庭宇之制不壯等威階
無尺高坐與軒近上下之言接左右之壅開臨問其是
非就辨其情偽則何細而不察何隱而不知乎袁之於

江南中郡也地接湖湘俗雜吳楚壤沃而利厚人繁而
訟多自皇宋削吏權而責治術天下之郡古稱難治而
袁實次之何者編戶之內學訟成風鄉校之中校律為
業故其巧偽彌甚錐刀必爭引條指例而自陳訐私發
隱以相報至有訟一起而百夫繫獄辭兩疑而連歲不
決皆謂弊在民知法也抑法者民之所銜勒嘗聞上執
之可以御下下持之可以犯上也是故子產鑄之於鼎
鄭國不聞不治商君令之於市秦人不聞不畏且民者
寘也以其寘然無知所以難治也今袁之民既皆知法

是非難治也其在上者察其政故民得以紛紜於下也
嗚呼吏不廉法不平非索民口不可塞也既廉且平索
民其如予何侃臨郡邑十有八年矣去年秋自筠移治
是郡察弊問俗不俟下車然於布政亦未嘗一日敢變
十八年之行也既而獄訟清郡事簡比前所治不見其
異則知有不治吏無難治民溥天之下莫非王土安有
索吉易治郡乎郡庭之西有複廳焉巨梁中拆別柱四
扶漏若踈網簷溜斷飛燕來不巢人過恐壓郡更數守
空而弗居今歲田農之家百穀大稔營壘之士復多休
息乃命凡民有州縣之役版圖者均其財以助興葺命
工庀役咸出卒伍無勞民也營繕既畢規模咸新不志
以文來者何覩時歲在敦祥月次應鍾日記

疏泉亭記

索延慶官名

疏泉之建由官渠復治而作焉官渠之作唐元和中刺
史李將順鎮是州民常苦火災公指源引水灌城而入
周繞民居不獨為火備亦以資溉滌民獲其利服其惠
公罷去繼處者不能嗣循其績渠於是為平地後二百
年蘭臺王公懿典是郡復以州頻火公謂不若治舊渠

以為備然公適去渠塞蓋其疏洩不勤而工築非久又二十年延慶自同得罪倖是郡至則州亦火蕩然如野處意民何而居上者不與之為備也豈其罵訟狂獄按決不迨而不力及於是也由是訪耆老詢故迹深決而浚引溢城西池透幽穿深循環宛轉衢巷間肆無所不周潺潺泠泠聞之使人有山林興接郡之左因瀦為池池中築洲洲林以竹其下種蓮迺為是亭以對其景為亭之意蓋欲爾登則思李之經始王之嗣興而延慶復大其迹將以防民患建民利無使如李公之後二百年間無若李公之用心者焉因命之為疏泉亭仍賦詩一章刻于石壁天禧三年九月三日記

宜春臺記

劉嗣隆知州事

江南古郡素為佳麗之地若宜春臺者又郡之所謂勝遊也闌闔之傍崛起數百尺陰苔森竹掩映棟宇遠而望峻不可陟按轡徐行坦如平地周覽川原下瞰人烟四時佳景羅列目前為一州之壯觀萬象之遊息矣夫名山異境在處有之而皆出於郊野之外巖谷之邃若根盤里巷之間影落軒窗之表則未之有也嗣隆甲子

歲自臨川奉詔移領是郡下車事簡首登斯臺愛其臺之高而名之美也徘徊終日欣然忘歸廊廡之間惟相國王欽若寄題詩一首在焉重念由韓吏部而下為郡者鴻儒鉅賢清塵相望又郡之人盧肇素皓輩皆魁傑士也無隻文片字書其上豈好奇逐勝之心有所未至耶而不為好事者所係遺墜耶不知其果如何徒使曉烟暮雲有鬱鬱之狀嘉木脩篁如聞大息之聲且世之言南昌滕王閣者眾矣觀雉堞之上閱其無靈異之跡豈與夫斯臺而爭勝哉而王勃為之序播在人口丹青者畫其圖傳之天下何幸有不幸如此者嗣隆因成七言四韻一首題其上雖不足以繼風雅之末亦有類乎發潛者其屬而和之者凡八人雪勝槩之遺憤補前賢之闕筆亦詩人之賦也

州學房錢記

徐正夫

州學教授

正夫自少聞素學為江西冠意其士風盛餽廩足教者易為力也僥倖一官不自意得命以來始至帑朽甃塵百爾不備詰其故謹曰學非舊比也曩歲入四千餘石今奪於豪右且大半猶恃房儼以補其不足州家又以

水旱癘疫屢蠲焉出多入寡可若何正夫環視亡策假貸以贍兩越月而鉅野李公說蒞守是邦下車之明日以正夫有職於學宮屈已問事正夫具以所聞告公愀然曰是獨非政所宜先耶於是遇蠲則公錢償且以為例歲全其入庖饌僅充爰集多士文風大闡雖然房儻之蠲由水旱癘疫公蒞事幾年雨暘孔時民亡他患官不數蠲則亦無幾償焉夫欲償焉而亡償焉則公之政術在於便民無水旱癘疫耳豈區區好行小惠者之為正夫既與諸生拜公賜因識顛末以俟後之問政者慶

曆六年正月旦日記

新建州學記

李恭伯

皇帝二十有三年制詔州縣立學惟時守令有哲有愚有屈力殫慮祇順德意有假官僭師苟具文書或連數城亡誦絃聲倡而不和教尼不行三十有二年范陽祖君無擇知袁州始至進諸生知學宮闕狀大懼人材放失儒効濶疎亡以稱上意旨通判潁州陳君侁聞而是之議以克合相舊夫子廟陞隘不足改為乃營治之東厥土燥剛厥位面陽厥材孔良殿堂門廡黝堊丹漆舉

以法故生師有舍庖廩有次百爾器備並手偕作工善
吏勤晨夜展力越明年成舍菜且有日盱江李觀諗于
衆曰惟四代之學考諸經可見已秦以山西慶六國欲
帝萬世劉氏一呼而關門不守武夫健將賣降恐後何
耶詩書之道廢人惟見利而不聞義焉耳孝武乘豐富
世祖出戎行皆孳々學術俗化之厚延于靈獻草茅危
言者折首而不悔功烈震主者聞命而釋兵群雄相視
不敢去臣位尚數十年教道之結人心如此今代遭聖
神爾袁得賢君俾爾由庠序踐古人跡天下治則覃禮
樂以陶吾民一有不幸猶當仗大節為臣死忠為子死
孝使人有所賴且有所法是惟朝家教學之意若其弄
筆墨以徼利達而已豈徒二三子之羞抑亦為國者之
憂

慶豐堂記

祖無擇見名宦

予去年春正月自廣南東路徙荆湖北路皆為提點刑
獄秋七月按部道次鼎州奉詔改廣南東路轉運使時
廣州蠻入寇陷嶺外數州朝廷趣行乘遽日馳二百里
浹辰而達所治遠方久無事戒備既寡糧餉不給賊氣

方銳我師屢敗予不量力亦提羸兵追躡其後逐出境外未幾以罪移典此州其始至也見城郭井邑在迤邐衆山之間如圖畫屏障使人清趣自生俗慮都去郡僻務簡居多暇日小寢西有地一畝餘荒穢無人迹命僕除之為堂以休焉公退則擁書隱几而坐考聖賢之事業以自廣間或速賓友以琴樽相歡因為坐客曰昔也委妻子而去履山川之險見危致命可謂勞矣今也曹無事秩有祿飽食終日不亦泰乎人雖以為貶予亦不以為貶也顧無以報陛下之德為憂耳是秋禾熟百姓足食上下莫不悅懌乃名其堂曰慶豐堂且持其說私自賀焉皇祐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記

袁州府志卷之三

建韓文公詞記

祖無擇

元和十五年昌黎韓文公嘗為袁州刺史後二百三十四年無擇實蒞此州築宮而祠之公諱愈字退之幼孤見鞠於兄嫂氏嫂卒服期喪報德進士及第應董晉張建封辟汴徐貳府從事入為國子博士監察御史關中大旱民死盈路公請寬征復租辛臣切齒貶連州陽山縣令有善政既去人懷其惠生子悉以韓名由江陵府

法曹叅軍再為博士避謗分司東都官負外郎判祠部
僧之無良者一切寘于理用是復力穡者眾改河南縣
令將發魏鄆幽鎮留邸亡卒尹恐禁止歷職方負外郎
及比部考功郎中史館脩撰知制誥初議討吳元濟朝
廷文武大臣無敢言者公以為宰相被殺中丞傷僅免
若是兵可息乎及裴度出征公以大子右庶子為行軍
司馬先馳至汴說韓都統洪韓輿疾以從蔡州平公謂
度曰王承宗可取乃受書栢者以往承宗即獻德棣二
州轉刑部侍郎佛骨至自鳳翔百姓火肌膚為頰京師

公上疏極諫其不可因得罪貶潮州刺史近境有鱷魚
食人公以文逐之魚輒遠去人用無患移刺袁州袁之
民男女為人隸者踰約而沒不得出公皆計傭予直而
出之尋奏而著於令拜國子祭酒接學官儒生必以禮
除兵部侍郎鎮州亂詔公宣撫既行穆宗遽止之公已
及矣眾皆危之公辭氣慷慨如蹈無入之地與士卒論
存亡逆順之理莫不聽命解深州圍歸牛元翼以吏部
侍郎典選聽令史出入令史之勢遂輕任京兆尹六軍
將士咸畏憚帖不敢犯曰是欲燒佛骨者其為人信服

也如此憲宗既貶公於潮且將復用之為皇甫鐔所忌乃以公為疏狂止可量移一郡故有袁州之命公自鎮州還穆宗即欲相之會京兆尹以不治聞乃擢公兼御史大夫有敕無臺叅中丞李紳由是不協復為吏部郎中卒贈禮部尚書嗚呼公之器業可謂宏深魁偉施於行事細大夷險無所不宜其文章博辨卓詭與商盤周誥相上下惜孔子沒無聖人者為之章顯以信後世而見絀於史臣之筆其亦不幸也與無擇何人哉道不加脩學不加益夙夜茂勉庶幾前烈謹詳書其實以著於

袁州府志卷之三

十

記云皇祐五年冬十一月一日也

東湖記

祖無擇

袁城之東有湖焉上有四亭興自近歲厥後為州者毫昏不事湖亭不治以荒予治州日吏曹事簡登城而觀水盈甚汚屋存將傾迺議葺之且官無羨財苟賦於民則予不為也閱封內浮圖氏多歲者籍其什之一募工掄材一新之別為亭臺閣五植以珎木嘉果間以奇卉幽草紅渠綠荷雜巖波上於是游者日往焉予樂州人之觀游是好遂署其中堂曰樂游其東堂曰廉循厓之

南其亭曰休因城之高其臺曰月抗水而榭曰來香閣
為庖厨二次供賓客舊亭四皆無名亦名之在樂游之
西者曰讓堂堂北有榭棚南有石高丈餘奇秀可愛實
自盧肇故宅徙焉背城而面東者曰來珠閣閣後有石
亦惟舊廉與讓來香來珠皆東西相值據城之隅者曰
銷暑亭與月臺相屬而差小者曰風亭其浮有航其絕
有梁其登有石磴道其周有繚牆南北其門後溪前市
山烟水風淵魚林鳥明滅虛徐浮沉上下聒聽之際可
以釋幽鬱可以道和粹予以公事不得自放於其間月

或一至再至蓋希矣予猶以為數也越二年新太守在
道予行有日矣因置酒為會同僚舉觴屬予曰湖亭雖
舊而增廣之以至大備者非君而誰不可以不聞于後
盡文而刻諸金石乎予曰泚館之作耳目之娛非政之
急何足道哉然此州自江以西最為窮處故朝廷往以
有罪者居之予即其人也或終年不逢王人出於其塗
非數君子相與樂此予何以久處乎後之踵予武者其
以才選而來蒞厥職是宜政成民和能無燕喜之事歟
若以罪譴而來又宜有登覽之美庶幾忘遷謫之累焉

由是而言則茲境也當不廢矣奚取予文如欲識其歲時請以斯言刻之至和二年冬十一月一日記

重建大成殿記

鄭王賓郡學教授

先儒謂孔子與社稷自天子至郡邑通得祀社稷之位不屋而壇未若孔子巍然當座以門人配誠其道推尊於後世也王賓惟孔子之道雖後世所尊由漢及隋爵不過公侯唐冊王號而禮未備天佑斯文其道行其禮備信在今日崇寧二年上即位之四年也詔辟雍移經史閣少後即其基為文宣王殿自茲天下皆立學學有

殿像使薦獻焉既而討論制度易桓圭執鎮圭增冕旒為十二門戟為二十四正王禮也春秋釋奠舉新儀薦大成嚴祀事也則所以推尊孔子豈不去古遠哉宜春在江西地僻而小儒風凜不居其下舊有學在今學之西北易置于茲逾六十年政和壬辰王賓被命來自朔方越明年新戟門又二年新殿殿舊方患大旱乃築而登之坐室不虛時祭行禮患無以展膝則闢而廣焉監工有敏後不告勞得卜經營以至於成期月而已嘗觀孟氏稱孔子集大成蓋孔子沒得其傳者孟氏故知之

深知之深則集大成云者猶合耳目鼻口以成身合寒暑以成歲六通四闢其運無乎不在所謂古人之大體也豈百家衆技不該不徧而蔽於一曲者乎學不知此不足以為己誨人不知此不足以蕪善辟雍揭其名久矣郡邑之學間存舊宇殿成於是易之上以廣菁莪樂育之意下以期諸學者則於為孔子徒也庶幾焉

乳洞記

袁為州在禹別揚州之西南治宜春按寰宇記宜春有石室山今乳洞是也大中元年刺史蘇公球於嘉平節

率其僚游而觀獵焉命從事魯受為文識之題曰乳洞文久失傳莫稽其迹後有蕭元宗者縣掾也書于壁間亦能言大中事惜當時之文不授無以紀勝槩元宗雖能言何益也余被命與教於袁有休嘗從容茲所佳其隱然天成殆鬼謀神力與人世絕遠自立區域也將使聞四方傳不朽因叙其畧洞在縣東三十五里洞之前有石亭衡二十五步廣三步有奇崇五十尺坦而明無翳礙亭之中有門自門而入密不容光若廣宮大廈闔然而夜半也執炬循行歷歷可數曲而深度百尋其廣

自三步其崇自五十尺而殺之環蓋雖石入門而履之初則平土也可驟可馳已而降登旋折所觸惟石素乳盤結下垂旁出異狀爭進人物可命若觀音若羅漢若鍾者若田者若井者觀音之狀上覆下承羅漢之狀森列不一鍾無形而有聲附壁莫辨叩之乃應田宿水有丘塍卑高廣狹為之制井分三級水清而甘滿不溢酌不減田之上有小洞方廣二十餘尺峻不可入號石倉井之旁深入可十尋裂兩岐終合而一號南市北市洞之略如此洞之中冬溫而夏涼昔有李生者隱焉里落每憂旱則往問雨之日告無差期人咸異之其化也又折木堊浸立像而神事焉象今存於亭猶為里落所事或無雨禱之必從生既失其名字且不知其世聲聞相傳在人耳目余意天造石室當有物護持代不乏處者豈一季生止哉恐未易窺耳抑嘗聞陸羽茶經其評水謂山水上乳泉石池又上信也然羽雖喜泉源使其品第必知洞之水不劣於惠山虎丘也及讀韓吏部江山多勝遊之句其謂宜春則是矣然吏部雖賞宜春江山之勝亦未必知乳洞又其勝者也政和癸巳弋陽鄭王

賓記

靈泉記

曾孝序

知州事

予領郡之初客告余曰郡城之西負郭有靈泉色清而味甘冬溫夏冷廟在其傍像設甚盛故時州人旱禱疾飲罔不感應水尤宜醞故公帑以泉名酒為上罇紹聖中霖潦積水瀦為污池或請于有司月輸僦直蓄魚以謀利焉自是腥鱗腐鬣澆滯延沫於其間販夫漁叟誼呼網罟於其上而深流渾濁淪胥以敗者二十餘年矣而莫之治也予往視之泉九數十脉直廟之前者父老

東州府志卷之十三

十五

曰此為靈泉而其餘皆附出左右方廣數十丈瓦礫糞壤湮為污萊乃謂祥符觀道士湯玘監軍趙士軹董其役畚耒競作版築勸工挾泥揚沙清流無壅外築為隄以防衝決之患中甃為井以備墊壓之虞又構亭於其上使汲人無暴露之歎其附出小泉散漫為池溢則泄於北溝以資蔬圃之利經始孟春之戊戌落成季夏之丙寅凡積日一百四十有九而畢工於是吏民謹然舊傳泉日再沸隨海潮之候自疊石井之亦嘗若此而不能如昔守者告予未嘗親覲也果若所聞則泉之為靈

也信矣蓋袁為州在江嶺之間雖遐僻荒陋而地富於山水遠則仰山木平近則洪陽乳洞出則有震山化成之巖而城中有宜春之臺皆昔賢遊息處詩頌傳誌悉可稽考而圖經所載宜春縣西四里有泉甘美宜作酒隨歲舉入貢見於吳錄晉記而泉已失其所在不復可尋又州南三十里有溫湯其中出魚能熟鷄卵去風疾至今如故而獨不書城中之靈泉訪諸耆舊求於碑碣莫有知者蓋山水既多不可勝紀則不能無遺逸理當然也然則以泉醞酒出於近世歟今雖有靈泉之名而非其水矣嗚呼物之可貴者莫大於有用而材之有用者或困於無施然物之盛衰材之用舍莫不有數存焉觀此泉之廢興槩可見矣方其發源而致用也渴者獲飲病者乞靈升而為雨露則以之成稼穡而救旱乾釀而為酒醕則以之助祭饗而接神人其清香甘冽與名山靈谷之水並驅爭先而緒餘所及猶足以助高士之烹湘資逸人之灌溉及夫壅閑廢壞陷為潢汙又泛而蓄魚蝦聚蛙蚓以爭尋常之利曾不得蘊蘋藻登錡釜與行潦之流雜進於泮宮社稷之間誠可歎也故予為

有窮已

軍資庫記

程如式宜春主簿

天下府郡均有庫若金帛之屬悉輸是而後出焉由祖宗來以軍資名之蓋賦斂所入用資軍儲承平日久兵革不試吏趨目前因仍苟簡而府庫類多不葺勢則然也索於江西雖支郡歲所出納無慮數十萬計而庫之廳事敗椽朽棟氣象弗嚴每風雨暴至則有覆壓之虞余嘗攝版曹事得餘財而一新之明朗軒豁不侈不陋揆之以理可支百年凡今之吏三考罷去視所辟猶傳舍矧予又攝其事者寧欲為百年計哉誠使居官効職人宿其業無苟且自營之私有長慮經遠之謀則天下之事雖大且重將無不舉者豈直是廳而已乎宣和乙巳七月望日記

袁州府志卷之十三

十八

重脩郡城記

阮閱見名宦

袁州郡城議者謂西漢大將軍灌嬰築信史沒其實為可疑按高祖五年嬰破項籍渡江定豫章郡時宜春為豫章屬邑六年令天下郡邑築城意城自此始必智慮宏遠知地利者所成不必嬰也後升縣為郡改為州而城

不遷巨盜黃巢銑寇江南獨不能入袁馬希範據長

沙儂高智破邕管皆不敢東窺其城之利與然歷年既久

墉堞頽圯壕塹湮塞漸不足恃蓋郡政例安承平而弛

武備雖時繕脩不過增卑培薄而已靖康初方詔脩郡

城建炎改元升郡為次要九城池皆令堅險明年春瀕

江盜起州無城者多不守素人方懼之徽溪汪公希旦

來鎮以靜重千里既肅迺謹奉詔帥治中呂公丘霖暨

僚屬登舊墉視廢闈慨然相謂曰險之不設何以為郡

然不暫勞無久逸不一費無百利於是計工度用請於

袁州府志卷之十三

十九

朝給度牒又許勸有力者借助乘農之隙消日之良大

興版築諸縣翕徙伐木於山陶磚於野募閒民括冗兵

雖致期勿亟而工役自勸鑿鼓弗勝矣巖阿崇闈屹若

雲矗控山阻江雄冠東南何其遹歟城基周三千三百

一十五步高一丈五尺周不可益而增高五尺為二丈

女牆二千五百高五尺畫易以磚敵樓戰柵五十總六

百五十間皆舊無而今剏也守禦之具如弓矢甲盾旗

幟鉦鼓數皆累萬而蔽之有庫守卒民伍晝夜警言居

之有屋百爾所須無或不備三月克成事不愆素費約

而功倍自非才力絕人疇克有濟哀為州屏蔽江淮襟帶湖湘地沃少飢民淳惡盜南土之樂邦也山平廣而無高險水遠秀而無深險俗尚文而無武險惟知力田畝以食營廬舍以處服教化脩禮義而居常安隣封近壤間有寇攘矯虔則亦不能無蜂蠆之虞今郭郭既壯姦究潛殄雖異時弄兵潢池之徒亦當聞風辟易而避去矣西北士大夫千里流寓者殆踵接而輻輳誠以金湯之險有足恃焉耳其功惠豈小補哉閱嘗見州縣營一臺榭亭館志在延賓客備登覽而已尚記其本末建碣題名大書深刻夸耀無窮斯城之作上以奉明詔下以保生靈既光於前復垂於後而無以記之其可乎於是書之時建炎三年三月日記

無訟堂詩序

既閱

謂素人好訟聞之舊矣比來倣守見其士力學而知廉耻民樂善而好儉嗇已察其言之誣也於是待以平恕宥以寬簡不擾以煩不欺以偽愚則教之不佞則刑之折以片言則屈而伏其平踰兩悔朔而辭牒不盈百謂之好訟可乎因以郡圃之堂名曰無訟聊以雪素

人之謗庶幾後來者以平恕寬簡為治而可以無事敢
賦鄙詩獻于運使學士頌廣於鄉人也詩云欲為袁人
拜謗聲因將無訟榜堂名他時羨舍棠休剪近日環扉
草已生自是索癡求大察却疑束矢聽難明要知本樂
農桑處請看東郊壠上耕

新脩學記

張九成

紹興乙未建安陳侯焯來守宜春下車謁先師于學宮
已乃瞻顧廟貌徘徊廊廡喟然嘆曰夫子之道傳帝王
相天地敘彝倫膺戎狄自天子以下皆師事之顧丹青

湯慙楹楠傾弛甚不稱朝廷所以尊祀之意風俗之本
教化之端當如是乎吾甚弗取廼命教授劉瑜撤其故
而一新之越明年仲春經始季秋落成畫繪炳朗侷與
高潔儒風之盛甲於江右予適過郡諸生交揖而進曰
吾鄉人物載在信史在漢則有陳重唐則有盧肇黃頗
諸公相繼而出又韓公振斯文於前今陳公大其事於
後頌紀厥實以永不朽余曰憂患學殖荒落不足副子
請既而教授以書來宜春尉林仰又以書來余再辭而
弗獲也乃為之說曰學乎學乎利祿云乎哉大學乎天

下之道自格物而入夫子不踰矩之妙自志學而入蓋
一心之所營即經綸天下之業也一身之所理即綏定
國家之事也耳目乃禮樂之源其可弗正夢寐乃居處
之驗其可弗思陳侯之為是舉也豈徒然哉蓋將使此
邦之士不遷怒不貳過如顏子無伐善無施勞如顏子
自忠恕而得入夫子之道如曾子自灑掃而得入君子
之道如子夏自徐行而得堯舜之道如孟子抑將使此
邦之士從顏子曾子子夏孟子數公而知格物之効志
學之宗平天下不踰矩之妙學乎學乎果利祿云乎哉

諸生其勉之

化成巖記

宜春大守龍舒陳元明下車屬萍鄉賊退之後暇日行
郊原視城壘相形勢慨然念韓退之謝章曰人安吏循
閭里無事此非唐刺史語乎銷盜賊還流移撫凋瘵吾
職也時方艱難要以從容鎮之稽考圖經訪求父老見
歷代人物之盛如漢陳重之謙虛唐盧肇之邁往鄭谷
之華藻其間接武公卿肥遯林壑者殆不可勝數則又
嘆曰山水所鍾固應爾耶仰山峭峻萬仞距郡南數十

里比以渴雨請于神輒應未及詣山拜賜也郡之西北有巖曰化成距江纔二里許歷覽山川回視城郭號勝地部使者趙粹中曰巖與仰山對盍試登之一望少慰仰山之神翌日相與俱來顧余曰舊傳唐贊皇公堂于此因摩挲石刻驗之不誣東西二軒巖之上與其傍兩小亭皆未名余因以贊皇公宜春十五賦詩讀之掇其語曰倚幽巖而將夕故以倚巖名西軒積杉松之翠靄故以翠靄名東軒臨眺峯岑振鷺翔集故以振鷺名巖傍之亭不但臨流可觀亦想像公之羽儀如此巖上一

亭特名曰仰止蓋以見吾曹仰止前人之意而又拱揖仰山相為酬酢雖欲辭此名而不受不可得也贊皇公相太和間方文宗意向訓注奮身力排之及罷連貶為是邦長史而不悔放浪林泉著之言語其賦鷺鷥有君子小人之辯而嘉二芳之晚榮足以見其崇靜退之風逮相武宗削平澤潞龔服三鎮凜然與裴度齊名大中以後無能繼之者嗚呼昔人謂丘壑廊廟不相為用贊皇公兼有之然則後之所以仰公者豈獨倦於巖石之間為哉余衰且病尚及見公等嗣公之蹟為此邦重

云紹興四年甲寅七月二十五日記

司戶參軍廳記

陳確司戶參軍

凡一郡之戶口書于版者必張官以蒞之以歲時稽其
 衆寡在漢魏為戶曹掾在隋為司戶書佐在唐為戶曹
 參軍事其名不同其職一也凡道路逆旅雜徭逋負良
 賤芻藁緡田之事皆掌其禁令聽其詞訟孝弟者為之
 旌別而書之唐代以其職繁任重因為七品要官裴琰
 之一日省決積案數百名動一州號霹靂手李元紘不
 阿貴近南山可移判不可搖之語流芳史謀戶曹於前
 代其重如此皇朝政和初分曹建掾踵漢魏之制復以
 今銜則繇宣和始然所職泉穀出入與夫斷理獄訟上
 有錄參不過占位紙尾而已非州若監司剽諉勿敢預
 非惟不能關決政事敦勵風俗如前所謂司戶者方且
 傲裝治任奔走部內一檄踵門襍被以出視牛馬卒施
 施若儕輩祈寒暑雨弗遑避也諸郡皆然表之為州在
 江之南猶號無事而郡將必朝廷推擇當世名卿賢大
 夫為之今右朝奉大夫儀真李公因其土俗鎮以寬靜
 節用愛人勤力于治雖休澣不廢更不能欺盜不苟竊

戶無逋租獄無冤民官曹省文書日益以無事確愚不肖叨居是職遂獲恬然空餐自容顧非幸耶廳事在州西偏舊為民居湫隘庫陋前人因寓于佛祠自公之至視人所謂利者必興所謂害者必去高臺清池為遊觀之美者未嘗一寓目焉至所當務則皇皇如不終日曰城曰門曰渠曰學曰橋道廩庫室者通之汙者平之僵者植之弊者新之無一不備確因得以是請而建于州南之隙地念前人名氏未有記之者儻乃弗紀錄則歲久文逸漫不可攷於是追而求之得自紹興二年左後

事即饒延直而下若干人書焉三十二年四月朔記